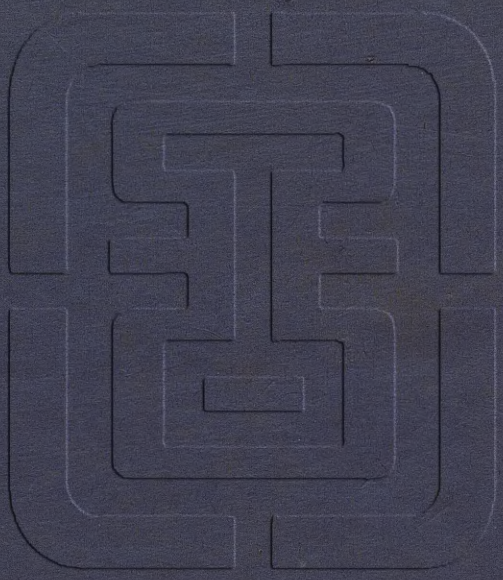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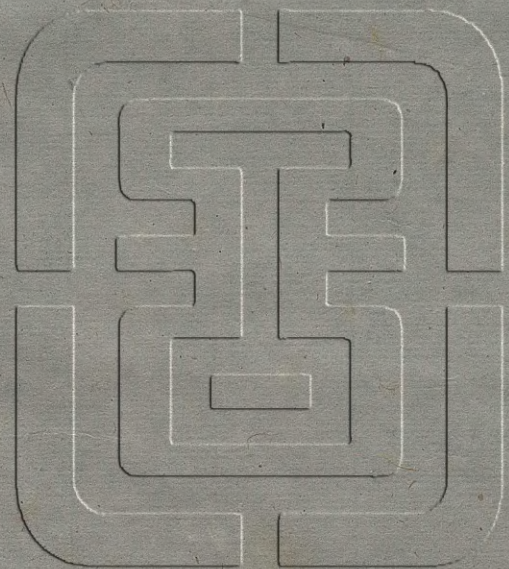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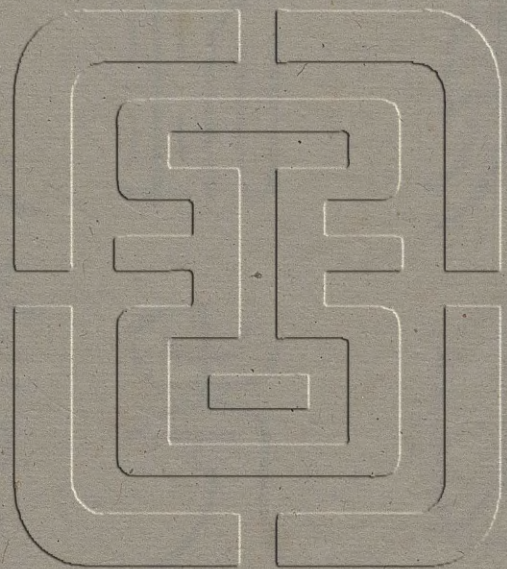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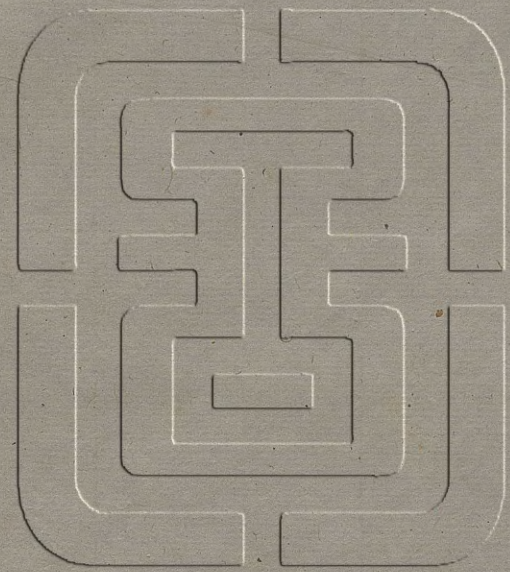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古 391  
856



古352  
8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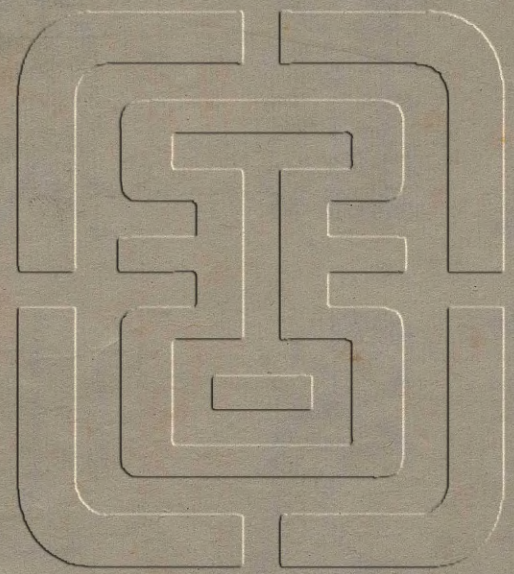




焦山泉

錦秀

大興翁覃溪編



焦山鼎銘考

大興 翁方綱



朱竹垞歌漢瓦云重之不減焦山鼎蓋周器在  
世間者少矣昔元謝龜巢有蘇州万壽寺銅鼎  
詩即薛尚功所摹鄭伯姬鼎者也顧龜巢弗著  
全文呂薛而後述竅識者不概見斯銘陰款隱  
鼎腹拓工每難致之新安張氏所考訛舛頗多  
蓋第据寺中石刻為之尔門人謝蘊山出守鎮  
江以拓本寄予爰錄前人攷釋而附愚見於後  
庶以補正張氏之書將不免秦迎君說書之謂也  
乾隆三十八年歲在癸巳九月望日方綱書

銘文

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  
 于周丙子烝于圖室司徒  
 南仲右無專南立中廷  
 王呼史友冊命無專曰  
 官司王側錫  
 汝玄衣束帶戈瑠戟縞  
 鞞彤矢鑿勒鑾旂無專  
 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用  
 作尊鼎用享于朕烈考用  
 周筮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釋文

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  
 于周丙子烝于圖室司徒  
 南仲右無專南立中廷  
 王呼史友冊命無專曰  
 官司王側錫  
 汝玄衣束帶戈瑠戟縞  
 鞞彤矢鑿勒鑾旂無專  
 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用  
 作尊鼎用享于朕烈考用  
 周筮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傳山鼎銘

右方網所存釋文如此內如罔是  
 格字司是右字左右之右非佑享之佑罔是內門  
 字此皆與周官小戴礼相證佐必  
 不可誤逆諸家作他字讀者所謂  
 可備掌故者也賊萬鼠竊之事何掌故之可備而西樵詠其事以為可備掌故  
 若夫罔之為丙子司之為  
 罔罔或作官司或作宣治或車  
 或作束帶或作帶束是皆無關於  
 攷核禮度之大者至於受冊作鼎  
 之人其名或云無專或云世惠則  
 無專近是專古文作然此亦不能深

考矣今亦併錄諸家所釋於後以  
 備參證

摹本正誤

寺中石刻之誤凡十五條  
 第二行用下多添口字  
 第三行糝中間上畫訛作十其第四行此字  
 亦然

銘內此字凡三見其中間之上畫  
 並不从十此所以誤為世字也

訛為廟

按摹本之誤莫甚於此一字蓋不

悟其為二字欲勉強遷就僉字之說遂將下日字小移其脚為𠄎拓銘者或不得鼎腹之本止得寺碑之本以為釋僉無疑矣雖顧亭林亦沿其誤不思邠敦已有內門之文分為二與合為一古篆本自通用與伯姬鼎之入門其義一也若作僉字則是無人皆立于中庭稽之禮經乖舛甚矣且其釋右為佑釋友為端若皆不詳禮文者甚矣攷古之難也

友乃人名端字則是取其文義與冊相連若詹尹端策之文矣

沐左半訛

第十行善字訛

圖字內右半訛

新安張氏摹本之誤凡五條

第二行圖字左脚訛為

第六行𠄎字右脚訛為𠄎此又因寺中石本而失之

第九行止字與第十行才本非一字蓋第十

行周籒字廟七向內之飛耳今此摹本乃以

入第九行止字合而成作字不知古文人廟

未有从才字形者况古止字皆無人廟而因

未有从才字形者况古止字皆無人廟而因

並行輒混入奚可乎

按銘文十行張氏之考改為九行  
參錯之中遂生差誤嘗謂摹古刻  
者惟原碑有橫畫方罫其字橫直  
傳勻者或可移易行數若黃庭經  
樂毅論之行數即不可改而况古  
篆乎每見董香光所摹戲鴻堂帖  
中顏書爭坐位稿第四十三行房  
添之如此橫座亦不聞別有禮數  
句下忽增出一六字微斜向右蓋  
是第四十二行房綴之六字而誤

綴於此行也移改行數之流弊蓋  
至於此爭坐位稿本六十四行而  
鴻堂本七十七行也因論張氏摹  
鼎文而併及之

第九行昇字上訛作一

第十行會訛會

滋陽牛氏摹本之誤凡九條

第一行由訛由

第二行訛訛

圖訛圖

圖訛圖



第三行 圖訛圖

第六行 車訛車

七訛七

王曹訛王

第七行 巡訛巡

按張氏牛氏二本皆就寺中石本  
摹出者故其誤百出至此凡石本  
已誤者不復加辨正今所舉乃二  
家之又轉訛者所謂字經三寫是  
也

林吉人所錄徐氏藏本釋文并跋

維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廟探于周室嗣  
徒南仲右鞮專賓立中廷王呼史友冊命鞮  
專曰官司司空王道則民以錫汝互衣束帶戈  
琯戟縞鞞彤矢鑿勒鸞旂鞮專敢對揚天子  
丕顯睿休用作尊鼎用享于烈考用周簋  
壽萬年子孫永寶

省文 維佳格各仲中專車呼乎命令錫易

汝女玄名鞞必彤用鸞縞丕不休休烈列

繁文 賓廟中車則鼎揚揚尊博

殊文 廟癘探剗空紅本作功帶中琯盾戟賊一

縞縞矢 汎攸攸 勒勒 敢訛年 季

本肇草

異體同文

用周

俱周

嗣嗣

俱

非

俱

右鼎文及此釋文皆興公徐先生家藏子得之其孫交之庚午游吳在正南見宋牧仲先生筠廊隨筆所載新城二王公詩因錄于冊并萃堯峰詩竹垞先生跋語於後而題者益多將成巨觀矣乙亥八月一日候官林佳

按吉人跋稱此釋得自興公興公之歿尚在二王作詩前二十餘年則興公所藏釋本當更在前矣故列為第一條所釋惟賓字顯然非是餘則程汪所釋皆不逮也

載稽古篆賓字無作顛者是興公本之以甬為顛又以顛為賓原屬曲擊無足深辨然即此亦可見興公所見之本其甬字腹中田形似顛而非如今所傳之出形矣是則寺中石刻誤摹為出之時并興公本亦未嘗見也興公本在二王遊焦山前數十年而與今日所拓鼎腹之本字形相符則信乎今鼎之非贗而此銘所以傳訛之故悉由于寺中石刻之摹手矣摹勒可不

慎乎

興公本所謂省文繁文殊文者皆未盡与篆合今姑仍之而第舉其要者辨此一條而其他不盡論也

王文簡池北偶談

焦山海雲堂有古鼎一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闊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腹有銘其詞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還於周宓子于圖宓司徒疑治南仲佑 惠 立中庭王呼史受冊命 惠曰官司王 側 佗錫汝

玄衣束帶戈堦戟縞鞞彤矢鑿 鑾旂世惠

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用佗尊鼎用享于

烈考用周簠壽萬季子孫永寶用此予兄弟

手搨屬新安程默倩邃譯本凡蝕二字疑六

字闕九字家兄摹為圖賦長歌紀之予亦有

五言古詩三十韻記事汪鈍翁琬序之

按此釋本於時最著而及還字佗字皆顯然之誤

又按新安張潮山來焦山古鼎考所載釋文即此本也惟勒字世字則參用顧汪二本耳

顧亭林金石文字記

鼎銘今在丹徒縣焦山寺中銘九十三字皆  
古文蝕一字外為需雷之形其文曰維九  
月既望甲戌王各古格于周丙子丞于圖室  
司法南中韜右韜世惠僉立古位中廷  
王呼史端冊令韜世惠曰宣治佐王頗側  
弗作錫女韜衣束帶戈瑀戟縞韞彤矢鏦  
勒鑾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不韜顯敬休用作  
尊鼎用享于列考用周筮壽萬季子孫  
永寶用

按此釋惟佑字僉字顯然之誤蓋

亭林必先見諸家釋為僉而遂仍  
之耳

王云蝕二字顧云蝕一字所謂一  
字者蓋指列考上之一字也今諦  
視蝕字入形蓋是朕字而寺中石  
本闕焉於是益知鼎腹本之可信  
而非贗矣

汪堯峰焦山古鼎圖詩後序并記

古之祀典有縣器縣之為言常也順者為鐘  
仰者為鼎鐘鼎固縣器之大者也左氏傳曰  
諸侯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則撫之以縣器

此天子所以錫有功也然則焦山之所蓄二  
王子之所咏殆即其類與予嘗論之古器之  
与法書名畫並重也自宋代始蓋當累世承  
平之後朝廷無事士大夫讀書好古如歐陽  
永叔劉原父者爭以博雅相高浴及政和宣  
和之間天子愛絢禮樂亦寢慕三代之法物  
搜竒索幽取而貯諸殿閣者不可以數計於  
是李伯時黃長睿薛尚功趙德甫之屬復相  
次而起莫不規摹其款識研窮其字畫而諷  
味其文章繪之有畷述之有譜夫然後鐘鼎  
之器益見尚于世今二王子從登眺之暇摩

挈鹽賞作為詩歌以傳道之不啻數百言迹  
其風流好尚其何減於前宋諸君子哉抑予  
有感也昔春秋桓公二年書取郕大鼎于宋  
說者曰取者不當取也又曰得非其有之稱  
也夫魯桓宋莊其人皆孔子之所深惡然則  
一賂一取其辱此鼎也多矣此可謂鼎之不  
幸也至於焦山所蓄者雖嘗見汚嚴氏父子  
然猶幸而得反其故深自藏匿於窮岩絕壑  
浮屠氏之精舍固不可以郕鼎者相提而語  
辟諸山林隱遯之士遭羅患難而卒能潔身  
以自全豈不尤為可尚也哉予故并論之若

二王子之詩雄偉奇麗儼然子美退之復出  
則有程通判雷山人之評騭在

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

圍視腹而殺其七之一目高三寸足倍之有

銘在其腹其辭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還于

周于圖室司徒南仲右惠立中庭

王呼史受冊命惠曰官司王側作

錫女衣束帶戈瑀戟縞鞞彤矢鑿鑿旌

世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用作尊鼎用享

于烈考用周筮壽萬年子孫永寶用凡蝕

二字疑不能知者八字此予之所釋也與貽

上原文稍異

按此釋本惟還字顯然之誤

寺中石刻釋文并跋

維九月既望甲戌王如于周丙子烝于圖室

司徒南仲佑世惠命立中廷王呼史端冊令

世惠曰宣治佐王頗側弗佞錫女立衣束帶

戈瑀戟縞鞞彤矢鑿鑿旌世惠敢對揚天

子丕顯敷休用作尊鼎用享于列考用周

筮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歲甲辰余牧朱方閱二載公餘之暇昔與諸

士子流覽山水涉江捫蘿縱觀焦巖名勝古

開士語余曰山有古鼎歷今二千餘年得鎮  
茲山者數百餘年矣客歲西樵阮亭二五公  
曾遊於此歌詠紀之余曰讀其詞復就鼎尋  
銘刻畫渾噩其為周鼎何疑顧鼎傳矣而銘  
未傳銘傳矣而釋義未傳後之攬者得毋憾  
乎王公先得我心已與穆倩程子譯其八九  
余與毛子留鄴楊子企蒙孫子玉從張子鳴  
乙遍按古篆攷合義文者更譯廿餘字其剝  
蝕疑似者僅存一二終不敢參以臆見俟諸  
博雅嗟夫士君子生三代後不獲登其堂攷  
其行事猶得于一器一物間揣摩而嘉歎之

如對古先哲王焉敢不圖誌不朽且壯凶靈  
邪伏郡崑崙程公夙稱博物夔質正之遂  
摹而勒諸石劍津鄒儀周西齋跋

按此釋本內如字佑字命字皆顯  
然之誤

又按張山來考云潮曾得焦凶古  
鼎石刻釋文与前所釋稍異第不  
知為何人所釋內惟冊命作冊令  
似誤云即此寺中石刻之本也然  
此釋之誤亦不止一令字而其作  
釋之人則原跋具詳張何以云不

知也

程穆倩焦山古鼎跋

嘗歎劉原父李伯時薛尚功豐考功諸前喆  
不得同堂接席當吾世克以奉教于王司勳  
王儀部金友玉昆間兩公絕韻閒神從山窮  
水盡之天為古鼎寫照古人膺錫命貽後嗣  
銘之鑄之之不足兩公凜然嗒然微詞揚抑  
鼎之義較著也西樵先生通身騷雅情有獨  
深以鼎中書書中借文質余為定誠強不知  
亦不容已勉釋字七十八開疑者七疑似者  
八蝕者二縮楮為音且和招遊詩百一十二

字紀跋其略興言無當真昔慚焦子近媿兩  
公矣

朱竹垞周鼎銘跋

右周鼎銘一新城王吏部子底見之焦山佛  
寺中俾程冢士穆倩讀之其文可辨識者七  
十有八字存其疑者八字不可識者七字吏  
部為長歌述之其弟禮部貽上和烏而摹與  
文授予三君者可謂好古之士矣昔歐陽永  
叔得古器銘必屬楊南仲釋其字南仲之言  
曰古文自漢世知者已希賈逵許慎輩多無  
其說而蔡君謨亦曰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



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甚哉辨識之  
難也鼎銘詞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其  
人莫攷曰王格于周曰司造南仲殆周初器  
也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敢銘文亦有之薛尚  
切釋為立而楊氏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  
書公即位為公即立則是銘曰立亦當作位  
穆情定為立從薛氏讀也古之勲在王室者  
既受之冊歸必銘其器論撰其祖父之德善  
功烈以明示後世如申伯召虎韓侯文侯錫  
予之盛詩書所載僅千百之一二而銘諸器  
者無窮蓋不特盥盥醫醫敷自為然舉凡

鋒矛刀劍莫不有銘自秦銷金咸陽厲禁所  
至為段冶改煎殆不可勝數世造懲秦燔詩  
書之禍不知銷金為禍之益烈也嗚呼三代  
之文自九經而外其得見于今者希矣顧神  
物顯晦或有時復出惜乎又委之荒凶梵宇  
中莫之寶惜造令好古君子摩挲歎息之不  
已也鼎崇尺有三寸腹深八寸脣廣一尺四  
寸其耳三寸禮部語予云

程崑崙焦山古鼎詩跋

新城銓部儀部二公詩人之冠冕于今亡比  
嘗遊焦山觀所為古鼎者雕螭刻篆龍文九

光各為一詩紀之其詩縱橫豪邁辯若河漢  
且為之徵据本末期有所省以垂萬世又縮  
楮為圖釋字七十八關字七疑字八蝕字二  
其銘之文雖不全然隱約可讀使後世之人  
觀覽詩圖不必登雙峰三詔之間而周鼎之  
源流形似盡在指掌中矣康熙乙巳江南鎮  
江府通判武鄉程康莊崑崙崙跋

雷士俊焦山古鼎詩跋

焦山古鼎世傳本京口薦紳家物時分宜欲  
之因陷呂爾鼎遂歸分宜分宜敗鼎入江南  
人家尋惡其不祥捨于焦山佛寺西樵先生

繪為帛縱橫尺寸備矣又序其初終著之歌  
慨然得失廢興之際三致意焉阮亭先生賦  
詩紀之阮亭先生曰儒術緣飾吏治每遇  
一邛一壑低徊瞻眺而古人之所遺探竒索  
幽不置集山古鼎詩如此有典有則庶幾瀟  
灑雅頌之餘音矣

宋漫堂一則

以下四則皆從張氏考中採錄

康熙己酉夏予同王村兄及華亭周廣菴寰  
京口譚長益允謙遊焦山宿海雲堂觀周鼎  
及宋真宗賜焦處士勅楊文襄一清玉帶賦  
詩紀事勒石塵鶴銘之傍鼎之始末詳王吏

部西樵儀部阮亭兩詩中

徐鉉虹亭一則

周鼎藏焦山寺中余生長江南屢遊京口問  
渡未一寓目焉聞中林子吉人乃能摹其文  
手書新城二王先生古詩及堯峰汪鈍翁長  
水朱竹垞所為記裝潢成帙余得而披覽之  
如觀三代法物真可与吉日之題岐陽之數  
仲山甫之鼎並垂不朽惜不令趙明誠歐陽  
永叔見之也然古人博雅好古精於六書之  
學二王先生与堯峰長水之詩若文之以信  
今傳後可不謂鼎之厚幸歟

吳晉一則

僕數過京口牽於俗務不得一登焦山尋前  
賢蝸牛廬隱處并問古鼎之大小款識与塵  
鶴之墜江遺字輒以為憾乙丑夏送金陵舊  
家得塵鶴銘已損十三字舊榻曹秋岳侍郎  
程垢區處士咸稱華陽真逸原蹟是未經雷  
壁時所榻後華陰王山史徵君見之不能釋  
手僕因貽之山史老學好古此銘可謂得所  
歸矣茲遊三山聞林子同人吉人兄弟皆博  
雅君子同人著有昭陵墨蹟攷時作客皖江  
惜未得見吉人則書畫易帙收藏甚富且精

意六書吾友悔齋方伯謂為篤學正人寧與  
定交因一再訪之出示此冊不獨古文奇字  
辨晰靡遺且味其文義研其波磔環異樸雅  
如置身三代法物之旁令人神氣肅穆矣矧  
西樵阮亭兩先生之詩鈍翁竹垞兩太史之  
記考論欵賞備極感歎皆可與此銘並垂不  
朽者乎

周在浚雪客一則

丁未二月雨中登焦山側身萬仞危岩下觀  
塵鶴銘泥沙汚體江濤打面始得見之已而  
入寺摩挲古鼎復讀二王先生詩碣時曹侍

即倦圃翁方收古人金石文字因託僧人搨  
其銘而寄之丙子端陽前二日晨過樸學  
齋坐桐陰下吉人出示此本頓還舊觀回  
憶往事已三十季矣為之慨然吉人又以所  
藏甘泉宮瓦相示古氣渾朴此日為不  
虛矣

此四則題與文皆依張氏考原本

牛階車金石圖說并贊 圖不錄

圖是命陽緒峻千峯四墓而階平為之  
說階平名運震山東滋陽人

古鼎銘之作豈虛也哉記曰銘者論譔其先  
祖之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別於天下  
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

余悲考古者諸書所載三代尊彝擊敵之器  
 与刻文或不傳欲志金石以續來古得焦山  
 周鼎銘鼎銘不載世歲攷其文有曰司法南  
 仲疑亦宣王時物也銘文与集古錄毛伯敷  
 銘相類周人器物銘多用此體舊傳此鼎為  
 故明京口某氏家藏嚴嚴相欲之不可因嫁禍  
 而奪之嚴氏敗鼎歸江南某氏捨諸焦山佛  
 寺於戲鼎之存亡與遷其繫于人也深矣  
 黃曰

誰作烝彝載天祿雲雷春蝕銘在腹九鼎  
 淪水神夜哭茲器兔然峙三躅篆籀大

文天地龜九十三字軒離錄何所求之焦山  
 麓

按此云宣王時者用毛傳之說詩  
 大雅常武篇毛傳云王命南仲于  
 大祖皇甫為大師鄭箋云南仲文  
 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為大  
 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太祖者今  
 太師皇父是也命將必本其祖者  
 因有世功於是尤顯疏毛以為王  
 今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  
 又命為太師之公者皇父使此二

人為將為監鄭以南仲為皇父遠  
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呂出車之  
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  
所命者皇父之太祖故本言之又  
小雅采芣篇疏昆夷之患文王於  
時事殷王也命其屬為將帥其屬  
謂南仲出車經稱南仲獯豨  
于襄又曰焄赫南仲薄伐西戎則  
南仲一出并禦西戎及北夷之難  
也又本篇君子之車箋君子謂將  
率正義曰將帥則命卿南仲南仲

雖為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  
過命卿也竹書紀年帝乙三年王  
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是其事  
也又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於周  
宣王之世別召帝方焄南中中山  
父印伯尹吉父韓侯蹏父張中程  
伯休父則班氏呂南仲為宣王大  
將矣

張山來焦山古鼎考題辭并跋

遊焦山者莫不知有古鼎而皆不曉其始末  
問之山僧不知也問之士人不知也即攷之

郡乘亦未之詳也使非有新城兩王先生詩亦何由曉然于其所由来乎丙子秋宋大中丞以筠廊偶筆見贈余始得讀兩王先生古鼎詩丁丑夏偶過焦山求所謂古鼎者摩挲拂拭之次恨未携王先生詩第撫其銘字以歸求之博古圖而不得也越一季王先生以此帙寄余則并其圖與其銘咸在而程處士之釋文與林次公之增訂莫不備具而後知鼎之出于權門而隱于僧寺者蓋欲待人表章之不欲安于枯窹已也管東坡作四菩薩閣記自度其不能守因以予僧僧之願以身

守與盟于佛而以鬼守皆在不可必之數今此鼎雖歸僧寺焉知不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乎惟一讀王先生之詩則將憬然懼俯然思是此二詩者殊勝于斧鉞之誅司寇之罰矣若僅以音節之醇古引證之博奧目之猶淺之乎視此詩已

余讀古鼎詩不禁喟然而歎也曰嗟乎當分室得此鼎時必且盛供張名賓客相與鑒賞而品題之其能為詩文者必且形之歌詠作為文章以稱道而贊美之今幸皆不傳于世使當日之詩文具在不因分室而永遭詬病者

乎今讀此兩詩可以識盛衰昭法戒之与此鼎  
立垂不朽不僅為博古家備攷訂而已也

林道山識語一則

西樵阮亭作古鼎詩歌時程穆倩汪堯峰並  
有註釋後鹿原公得徐興公勳家藏本釋  
文又與新安張山來本彼此契勘互有異同  
世以寧人竹垞所釋為當然攷銘文史端之  
端作習字興公本釋為友說文習古文友字  
則徐本是又東帶銘文係作帶束其文似  
倒則束字尚未審至鞞字文作必釋為鞞  
鑿作繇釋為鑿則皆從古文寧人尚未錄

本字而加釋也

此庚寅冬道山手書見示者道山  
名琮字用郊侯官人吉人之曾孫  
也精于大小篆所著金石釋文  
裒成卷帙未及刻而卒此段識語  
與山左詩鈔注語頗同以林君所  
書欲使其名字著於此身中尔

方綱周鼎銘跋

右周鼎銘諸家釋文以為九十三字蓋全蝕  
不可辨久矣鎮江守門人謝蘊山屬工精  
拓得全文則第九行列考上隱有字



詳其篆勢朕字也朱竹垞跋以立為位固瘦不可然銘辭本是立字不須假位且當合上下文讀之又顧亭林跋以右為佑此應以汲郡呂氏之跋邦敵正之也周官大宗伯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儼者進當命者逆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禮祭統云古者明君壽有德而祿有功必賜壽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而命北而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是二條皆右字立字之證所命者逆登北而即所謂立中庭也內史由王右即所謂右也

稽古吉金之文宰辟父右見于辟父敵邢伯右見于毛父敵毛伯內門立中庭右見于邢敷呂氏釋之謂中其庭立而祝與鄉皆在其右此二語明晰甚矣穆公入右哉立中庭北嚮見于哉敷也入右牧立中庭見于牧敷宰顧右寗入門立中庭北嚮見于伯姬鼎宰忽入右虜立中庭見于虜敷王呼虢中入右見于何敷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庭見于周司成頌寶尊盍諸如此類有一足以知右之文對中庭而言之也蓋立於王之右者宣王命者也入門北嚮立于中庭者承王命者也立于

王右者有宰有司徒有公有伯有內史不必  
其一人也立于中庭者則惟茲作器之人尔  
立中廷之上一字其為內門二字合寫無疑  
矣而亭林乃從諸家釋為念豈眾人皆立  
于中庭豈不思大宗伯祭統之文與歐陽集  
古跋尾是器也可以昭見周家假廟祝冊之  
儀式補經訓所未言不特篆文之足寶矣內  
門既為二字若依釋者又謂丙子為二字則  
是銘凡九十五字也未行周筮周字旁作ノ  
形則匕向內之文象主鬯執匕之義蓋六持  
刀立戈之類非別有一字也故錄諸家釋

而備論之

王西樵焦山古鼎歌并序

焦山有古鼎一圜腹三足雷紋高可尺六  
寸許腹有銘韓吏部如石為余言鼎故京  
口某公家物當分互相枋國時某公官于朝  
分室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獻因嫁禍焉鼎  
竟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江南捨之焦山  
寺中郡乘山志皆載山有周鼎一而不詳其  
自作歌備掌故焉

海雲堂中暮相索古鼎照人光駿犖龍文  
獨許吾叩知篆銘略辨周京作宛同石鼓

出陳倉那數銅狄傳西洛韓公摩挲指  
向余曾入秦家格天閣雲煙過眼已成虛  
劍去珠還事堪愕安陸飛龍志英主元脩  
晚暮軒轅樂一德何人曰相嵩金鉉只用  
青詞博朝廷仍收養士報楊沈寒寒如鷓  
鴒鼎鑄有耳豈不聞恥向迴風作秋籜  
筭弓山先生斯養耳紛冠蓋多酬酢嵩如嚴年士大夫當夫呼嵩山先生  
時不鄙趙師畢弁于今誰憐賈秋壑  
送來錫鼎或饗饗此物胡為不遭撰山頭  
尚有枌山詩山頂有枌山過三尺古碑墨光錯集字  
重於神禹金猶向山林辟不若老奴真欲

熊山詩集卷之

三

愧歐陽廿載鈴山空窈窕史言嵩妻歐陽氏見嵩勢盛曰不他鈴山堂二十  
清寂邪嵩其愧之培壘已拉冰山推有鐵誰能鑿此錯  
乘回三歎軒几房極目江天莽寥廓

按此詩押二錯字韓豫字如石  
丹徒人已丑進士官吏部主事  
員外郎

王文簡焦山古鼎詩

曉入枯木堂怪禽驚翩翩  
翻清露滴松杪下見古鼎  
蹲寶光耀昆吾中有飛廉  
魂上文為雷回下文為雲  
紘猗狀躡餐伏兵氣蚩尤昏  
辛壬与丁甲世次迷夏殷初  
疑周帛繇復感冥

雖敦尊從不可辨牛豕誰能論瑰怪豎竊鼎  
譎詭旅紀馭蛟龍雜蚪蚪五指不敢捫在昨  
想鬣鱗識字驚蛇蛟月黑鬼神泣峽束波濕  
奔籀書失趯趯斯篆摧窺軋史游久已歿皇  
象不復存不遇博雅流孰為洗煩冤諒比岐  
陽狩或同泗水淪山僧與道古感激聲還吞  
分宜昔枋國氣勢傾崑崙斯鼎出京口上燭  
光網緼役使萬指衆負戴千蹄擢大哉宗廟  
器詎屑豪貴門威力鎮禪窟寤寤歸祇洹午  
夜鳴鐘魚清晝啼林猿閱人恒沙劫如波孔  
在禪我昔訪焦先望氣於不言五丰隔楊子

無翮思騰騫吾兄癖好古八書探河源三日  
松寥游坐臥忘踞喧扁別析螺書卷尾按蠹  
文作為奇偉辭大海搏鵬鯤春江壯風霆響  
激雲濤渾三歎總高唱海門上朝暎

原本斯篆摧窺軋下有爰歷邁府  
令凡將駭文園二句皇象不復存  
下有甄豐與董道挾剔窮本根二  
句今刻先生集者刪去顧雖敦敦  
字誤押入平乃刻先生集者轉不  
之改何也

屬樊榭焦山古鼎詩

古之彝器篆籀奧供籀已遠誰稽探橫身持  
 刀或立旆簡質妙若繪事妣姬周尚文備衆  
 體款識不雷供與蟬二千年物落山寺王詩  
 大小傳東南西樵阮亭兩先生茲游一見發絕詫態之光  
 溢燕子龕腹深八寸脣尺四叩之清越微聲  
 韶雲雷周币峙饗殯生砂活翠浮朱藍無專  
 世慮輝文異不獨立位形相參違父鄭邠誤  
 攷据尚功姑婦迷研覃惟王酬庸錫冊命鑿  
 旂鑿勒薰戈缺忠忱對揚懼隕越孝思用享  
 調滑甘鈐山不識此二字廿年辛苦成虛談  
 天池釣竇假盜柄大難亦應台星三

明世宗自号  
天池釣竇見

沈帝臣錫野獲編氣為兵事豪奪傲嬉一例如狼貪上  
 河圖子偶偽託思質陷法人何堪吉金肯冒  
 辱金辱得不昇送行趨趨子孫永寶意尔々  
 雜廁尊勺娛宴酣豈知袁州詔簿錄清玩件  
 繫文嘉諳此鼎潛藏幸神助同時輩行歸瞿  
 曇空諸所有乃常有雲烟過眼休嘲哈容身  
 恐遭大力負請視覆轍應懷慙何如留与客  
 吟賞茶具更携都統籃

方綱焦山周鼎銘拓本詩

惟古冊命在禮器史逸之祝今不存寰尤邾  
 哉牧与頌于鼎寶敦于盥尊竊泛礼文窺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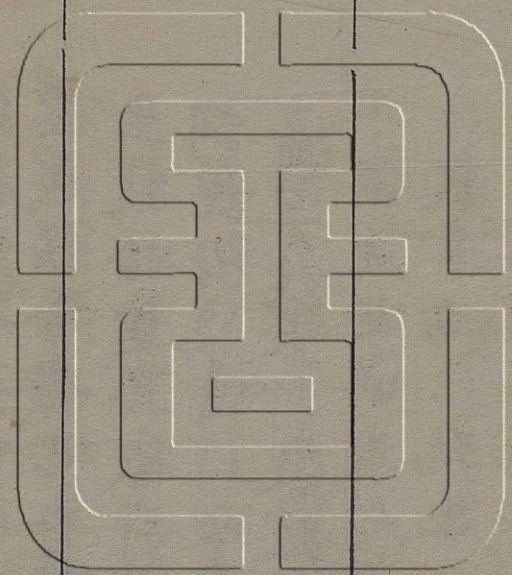
意所謂內門即廟門或立于中或于右曰宰  
曰伯咸駁奔立于中者面則北再拜受冊貽  
子孫龜巢老人昔所誦摩尼每照祇樹園近  
時新城二王革尋文感事稱引繁程備汪翁  
相繼各有釋楊劉不作誰與論或言南仲為  
周祐北城于方西拒昆或言江漢常武世竝  
列方名申與樊亦如岐陽十石鼓文王宣王  
爭考援焦山合水環處靈雷隱龍蜿  
寺中摹本又已訛江聲怒迴繞坐軒英光万  
古照山水彼偷奪者何足言他時海門秋月  
夜手量鉉銑窮根原

九月既望後一日錄於蘇米齋之  
南軒

京口三山集最僻左而名特著者以  
斯鼎及瘞霍銘在為三代之文傳於  
世者少矣斯鼎文尚完而模本或踳  
譌臯溪先生攷諸家釋文辨其同異  
審而定之既博且精與前輩汪中允  
瘞霍銘攷竝有千古矣古器銘多用  
鑿勒字惟石鼓及寅簋文正作鑿勒  
伯姬鼎則作攸勒宰辟父敦又作攸

革薛尚功玉球諸家並釋攸為鑿此文亦但作攸蓋古文之鑿勒即詩所云倅革也詩倅革凡四見鄭氏箋或云轡或云轡首或云轡首坐毛公則訓倅為轡革為轡首說文無倅字而有鑿字訓轡首銅明乎鑿即鞞也尔疋釋器轡首謂之革郭景純曰轡鞞勒也明乎勒即革也詩鞞革有鶴鄭以鶴為金飾古文鞞从金與許叔重訓轡首銅合孔氏疏謂以倅皮為轡首之革似未達古制矣伯姬鼎師毀

數竝有縞必字薛氏釋必為縹按攷工記天子圭中必鄭讀如鹿車縹之縹是必縹古文相通此銘亦作必與康成注合癸巳中秋後五日展讀先生跋語愛其徵引博洽可以羽翼經訓謹附陳所得質之先生以為何如  
嘉定錢大昕敬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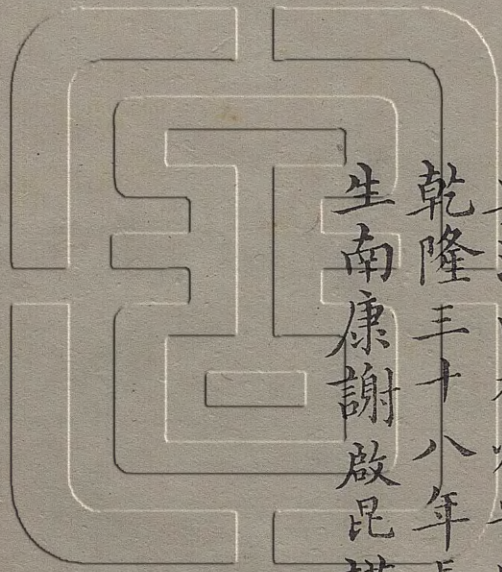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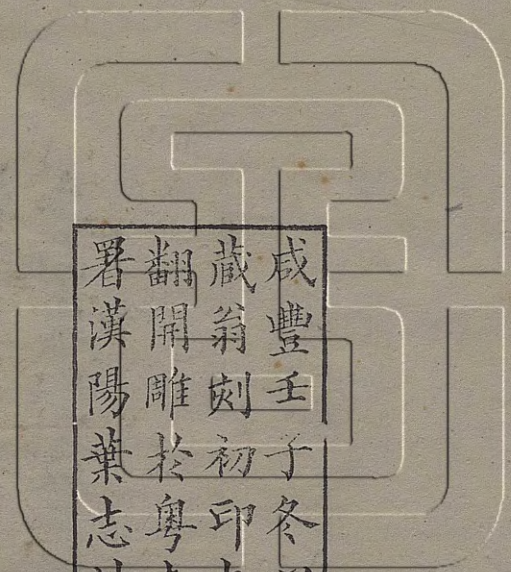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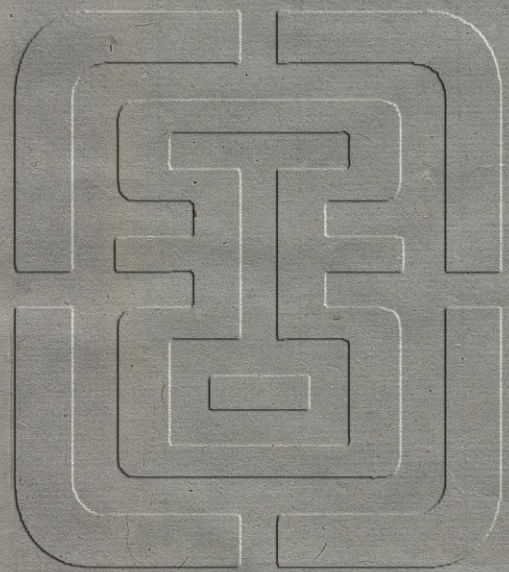
昆守鎮江之明年拓此鼎銘呈師  
鑒定踰月師以銘攷相示而札寄  
於昆曰卷中於詩僅錄數首者以  
其有關攷据尔若宋漫堂中丞吳  
風所載諸歌非不多矣皆無關攷  
据故不錄如薛鉉歌云千年自鎮  
隱君山一銘猶識宣王字郭梅歌  
云維昔宣王振周紀頗側弗作天  
顏喜湯之龍歌云憶昔周宣中興  
年吉甫為作崧高篇方耕召庸得  
見否圭瓚秬鬯今猶傳嘉尔世惠



有成績用作尊鼎藏圖室太史端  
冊跪陳詞九月既望惟甲戌是竟  
以此鼎為宣王時作而九月既望  
甲戌果屬諸宣王矣然乎如既收  
此詩於卷中而又疑之駁之是不  
可以已乎故於詩寧寡取也今年  
夏袁州李奠基進士榮陞謁選來  
京與共論此奠基博稽羣書謂此  
九月既望甲戌是成王初年而愚  
終弗敢信也子盍為我跋之昆不  
敏敬承師誨因述來書語以為跋

且擬重摹板於郡齋俾鑒古之光  
與江山相煥發增郡志一故實也  
乾隆三十八年長至前一日門下  
生南康謝啟昆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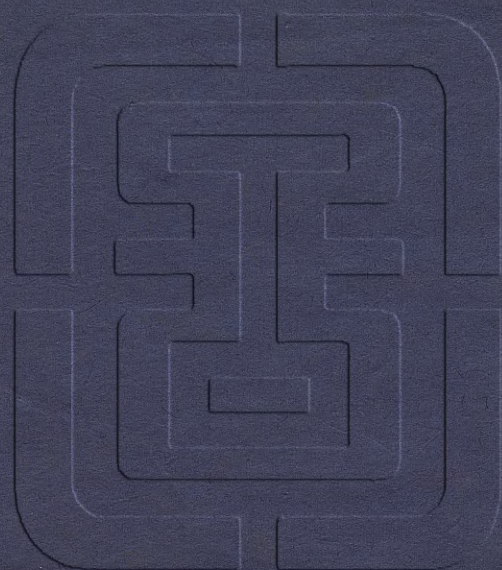


咸豐壬子冬以舊  
 藏翁刺初印本重  
 翻開雕於粵東督  
 署漢陽葉志詵識

魚山金考

出

國泰平圖  
 書館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Centimetres

#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